



四書匯叅

論語

五

正

仁12
2673
24-5



仁仁
2673
24-5

論語集註本義匯叅卷之五

公冶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
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為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妻去聲下同縲力
追反縲息列反

公冶長孔子弟子魯人一云齊人妻為之妻也縲黑索也紲攣也

古者獄中以黑索拘攣罪人長之為人無所考而夫子稱
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紲之中

大正十年六月廿四日
岡本理志氏贈

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語類子謂可妻必有以取之矣雖在縲紲之中特因

而舉之非謂以非罪而陷縲紲為可妻也○文集問可妻以其平昔之行也非以無罪陷於縲紲為可妻也曰雖嘗

陷於縲紲而非其罪則其平昔之行可知○雙峯饒氏曰可妻以其素行取之縲紲非罪以其一事言之在縲紲則

似不可妻非其罪則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

為榮辱哉精義范氏曰長繫於縲紲時人或疑之故辨其非罪聖人之言無所苟也有罪無罪在我而已

自外至者我何與焉若非罪而得縲紲以為辱則是有罪而得軒冕者亦可以為榮矣○慶源輔氏曰在我無得罪

之道而幸免其罪於外何足以為榮故君子有隱微之過於暗室屋漏之中則其心愧恥若撻於市不幸而遇無

妄之災則雖市朝之刑裔夷之竄皆受之而無愆也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縉又名适字子容諡敬叔孟懿

子之兄也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於

治朝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第十一篇語類問集註云以其謹於言行如其

三復白圭固見其謹於言矣謹於行處雖未見然言行實相表裏能謹於言必能謹於行矣曰然○觀其二復白圭

便是能謹其言行者邦有道是君子道長之時南容必不廢棄邦無道是小人得志以陷害君子之時南容能謹其

言行必不陷於刑戮○紹聞編謹於言行四字終身用之不盡○集解此相南宮之德器不是相其名位福澤也

○或曰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

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已也程子曰此以已之私心

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

之有况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唯以為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為况聖人乎紹聞編看此章當知門人以公冶南容二人同記之意或者徒見一妻以已之子一妻以兄之子遂疑二人之賢有優劣而為厚兄薄已之論者固非矣或則又以聖人取二人皆能謹身免禍庶保其妻子者亦非也要之求配之義則程子之說為盡而免於刑戮與雖在縲紲之中比事而觀則記者之微意亦不可以莫之玩也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焉於反

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魯人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

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胡氏曰家語云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有才智

仁愛為單父宰鳴琴而治民不忍欺以年計之孔子卒時子賤年方二十餘歲意其進師夫子退從諸弟子遊而切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歎之如此○說苑子賤為單父宰所以治人之道○語類便雖有聖人在也須博取於人方能成德○居鄉而多賢其老者吾當尊敬師事以求其益其行輩與吾相若者則納交取友親炙漸磨以涵養德性薰陶氣質○此君子亦是大概說故夫子既歎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南軒張氏曰非特歎魯之多賢言美質係乎薰陶之效如此也○按子賤之能取是主魯多賢足以供子賤之取是實能取意已在上截中下截忽作反掉以各差歎惜之語寫嘉予洋溢之神兩斯字龍鸞婉轉口角津津集註下○蘇氏曰稱人之善必因以二字以賓襯主味之不盡

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音女

汝瑚音胡璉力展反

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皆宗廟盛黍

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語類子貢是器之貴者可以為

費用雖與賤者之器不同然畢竟只是器非不器也又曰

可貴而不可賤宜於宗廟朝廷而不可退處此子貢之偏

處○新安倪氏曰按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

周之八簋是商曰瑚夏曰璉也集註易置其文蓋因舊註

想因瑚在璉上而誤○雙峯饒氏曰用之宗廟故曰貴盛

黍稷故曰重飾以珠玉故曰華美子貢之才可使從政為

卿大夫是貴重也而又有言語文章之可觀是華美也○

條辨貴重是就他骨子裏說華美是發於外者註中一而

字有意○疏意不舉日用飲食之器而舉宗廟之瑚璉則

其通達之材不特可以濟邦國之用而亦可以通神明之

德矣不舉周之簠簋而必舉夏商之瑚璉則不特為今人

所珍而尤為古人之所重矣○輯語子貢兩問煞緊要不

是討贊語亦是其用工夫處○器有半天一半人然一

半人煞重賜之為器固本天資得來亦憑學办做就○或

問小註聖賢造就學問宛轉相質原非胡僧越客較量奇

珍○南軒張氏曰瑚璉雖貴然未免於可器也賜能因其

所至而勉其所未至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已

則亦何所限量哉為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

之貴者歟輯語器字中褒抑都到愚按畢竟褒子意居多未至不器意自在言外上章君子朱子謂亦是

大概說不必遽作不器之君子相形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魯佞口才也仲弓為人重厚簡

默而時人以佞為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

重厚簡默四字本仲弓素行說輔氏曰仲弓在德行之科夫子稱其可使南面今或者又以不佞為嫌則決非務外而事口者故以為重厚簡默也○紹聞編按左氏傳云寡人不佞蓋以佞為才其來久矣當春秋之時解紛息爭非辭辯不勝故尚佞○條辨佞未便是才不佞亦未便是短於才但或人意中便把佞字當了才字耳○按或人本不為仁美其仁正病其不佞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辨也憎惡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

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辨而無情實徒多為人所憎惡爾

○語類佞只是捷給辨口者古人所說皆如此後世方以

誦字解之又曰佞是箇口快底人事未問是不是一時言語便抵當得去撰得說話也好如子路何必讀書之言子曰惡夫佞者是也○時人以佞為賢屢憎於人是他說得太驚小怪被他驚嚇者豈不惡之○翼註禦雖訓應答然要得禦字情勢蓋禦如禦敵以言語與人相抵敵也口給二字極重佞與仁相反全在此處仁為人心佞者不內根於心而但外給於口則本心之德盡亡之矣到得屢憎於人本欲取悅而反以見憎此正抹倒佞人心事令他快然內悔見佞之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為賢斷不可用也

不足以為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

語類問不知其既不保他必是也有病痛然這下章是不佞要緊○輯語或人看仁字甚淺看佞字却有作用夫子不知其仁仁字甚微看佞字却正是仁○或人重佞乃當時結習使然故驀口便折他焉用佞隨告之曰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獨醒或以正以警世也未二句乃破他雍也仁而或

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况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按註發明不知其仁意而列之圈外者以章意所重在闢後不在論仁或人固不足與言仁而後為世道之憂不可不以不痛斥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說音悅

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蔡人斯指此理而言語類此章當於斯字上看斯是拍箇甚麼未之能信者便是於這箇道理見得未甚透徹故信未及看他意思便把箇仕都輕看了○問斯是見得吾心之理或是出仕之理曰都是這箇理不可分別開却知得但知未深耳所以未敢自信○愚按斯指此理

而言開平日所蓄之於心者固非為仕起見及其承夫子使仕之命衝口而出者却自因仕而云然聖賢仕學原無二理隱居以求其志是此理行義以達其道亦是此理無斯字粘仕講不得離仕講亦不得故曰都是這箇理謂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精義明道曰不先自信何以治入尹氏曰以已學且未能信奚可以用仕夫子說其篤志也○語類斯是這許多道理見於日用之間君臣父子仁義忠孝之理雖已見得如此却自恐做不盡不免或有過差尚自保不過雖是知其已然未能決其將然故曰吾斯之未能信○知只是一箇知却是知與行皆然自保得及又曰信者自保得過之意然亦不敢自保如此故曰吾斯之未能信蓋其絲毫隱微未信則就此心獨知處說今人不識此意謂開見理不明未足以治入若然則夫子之使錯矣子路使子羔為宰未

敦復堂

子以為賊之豈有開不能仕而錯使之者乎。蓋學問稍稍有成，苟存心於天下國家，雖一官一職，於人必有所濟。此夫子使開意也。學問未大成，而此理未徹未悟，則雖澤被生民，皆倖成也。此開辭夫子意也。二意原不相碍。○輯語只一斯字，可見開心自問實有所指，只一信字，可知其自求之切，只未能字，可知其精進之勇。此其所以為篤志。○按說開之意，外註尚有程謝二說，而朱子却用尹。○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語類問如何謂之太意，足規模大則工夫猝難了，所以自謂未能信。○問見太意如何，曰：大意只是本初處，若不見得大意，如何下手做工夫？若已見得大意，而不下手做工夫，亦不可。所謂斯之未信，斯者非太意，而何又問太意畢竟是如何，曰：若推其極，只是維皇上帝。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慶源輔降衷於下民。故所言含糊不決，今開斷然以為未能信，惟見道不分明，故所言含糊不決。今開斷然以為未能信，未可以仕而治入，故知其見道分明。○或問漆雕開未能

自信而程子以為已見大意，見道分明，何也？曰：人惟不見其大者，故安於小。惟見之不明，故若存若亡。一出一入，而不自知其所至之淺深也。今開之不安於小，如此則非見乎其大者，不能矣。卒然之間，一言之對，若目有所見，而手有所指者，且其驗之於身，又如此其切而不容自欺也。則其見道之明，又為何如？然曰：見太意，則其於細微，容或有未盡。曰：見道分明，則固未必見其反身而誠也。曰：程子又以開與曾點並稱，敢問：二子孰為賢？曰：論其資稟之誠，慤則開優於點，語其見趣，超詣脫然，無毫髮之累，則點賢於開。然開之進則未已也。○語類開想是灰頭土面，朴實去做工夫，不求人知，底人雖見太意也。學未到若曾點，則只是見得，往往却不曾下工夫。又曰：曾點開濶，漆雕開深穩。○若論見處，開未必如點透徹，論做處，點又不謝氏曰：開如開着實，邵堯夫見得恁地，却又只管作弄去。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害其為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

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語類上蔡言開不安於小成是他先見太意了方肯不安於小成成若不見大意如何知得不肯安於小成安於小成者只是不見得大意耳如人食藜藿與食芻豢若未食芻豢只知藜藿之美及食芻豢則藜藿不足食矣又曰他是不肯便做小底所謂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是他見得大了便小合殺不得。斯之一字甚大開能自言吾斯之未能信則其地已高矣只是他已見得此箇道理了却信未及他眼前看得濶只是踐履未純熟他是見得箇規模大不入這小底窠坐。蒙引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聖人豈不知開之未能無毫髮之疑但以爲亦可以仕而不知開之立志高遠如此則有出於夫子意料之外者故一聞其言而深喜之。存疑開曰吾斯之未能信這意思不是小可他於天下義理都要到那盡頭處方肯出來應世便有大學明明德新民止至善規模一念求道之志直欲到十分地位若一毫未到決不肯已非苟

且隨世以就功名者其立志之堅務學之篤真出聖人意望之外故深喜之。○愚按說開朱子謂說其篤志程子謂說其見大意謝氏謂說其不安小成竊謂程謝二說只是正反相足無二意也朱子特揭出篤志二字乃見得吾斯之未能信一語字都從漆雕開心窩裏咬嚼得意味出况程子所云已見大意遺書兼曾點言之故語類又云點見得高却於工夫有疎畧處開見處不如點然有向進之意又曰點規模大開尤縝密可見此當以篤志爲主也饒氏謂惟其見大意故不安小成惟其不安小成故篤志似提起見大意說在開分上尚稍疎。○不安小成只就當下便見夫子亦只就當下說他至他日所就不可量尙是後一層語非本指所重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
 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桴音孚從好並去聲與平聲材與裁同古字借用
 桴筏也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

義故謂其能從已皆假設之言耳。語類夫子浮海假設之言且如此說非是必要

去所以謂子路勇可以從行便是未必要去。此歎與欲居九夷同意。子路以為實然而喜

夫子之與已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

於義也。語類問子路資質剛毅固是箇負荷容受得底人如何却有那聞之喜及終身誦之之事曰也只緣

他好勇故凡事奮率不能深求細繹那道理故有此事。紹聞編聖人欲浮海豈有憤世長往之意其憂時憫道之心蓋有不得已者子路遂以夫子為必行而喜其與已子

路勇於義是其資質好處而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是其學力未至處夫勇於義而不能裁度以適義則有時蹈

乎非義之義而其勇為傷勇矣為孔悝死非無所取材之驗與夫子於子路教戒之殷而終若此甚可惜也。文集

夫子乘桴之歎獨許子路之能從而子路聞之果以為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如何世間許多紛紛擾擾如百

千蚊蚋鼓發狂鬧何嘗入得他胸次耶按此與本義不合

然亦可以互相發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故

以不知告之。語類仁是全體不息所謂全體者合下全具此心更無一物之襍不息則未嘗休息置之

無用處此心具十分道理在若只見得九分亦不是全了所以息者是私欲間之無一毫私欲方是不息乃三月不

違以上地位若違時便是息不善底心固是私若一等間思慮亦不得須要照管得此心常在又問雖全體未是仁

苟於一事上能當理而無私心亦可謂之一事上之仁否曰不然蓋才說箇仁字便用全體言若一事上能盡仁便

是他全體是仁了若全體有虧這一事上必不能盡仁才說箇仁字便包盡許多事無不當理無私了所以三子當

不得這箇仁字聖人只稱其才。仁譬如一盆油一般無此子來襍方喚做油一點水落在裏面便不純是油了。渾

然天理便是仁有一毫私欲便不是仁了子路之心不是
都不仁仁人心也有發見之時但是不純故夫子以不知
答之○輔氏曰諸子之於仁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方
其志氣清明存養不懈則是心存而有其仁及私意橫生
少有間斷則是心亡而無其仁矣將以為有則有時而無
將以為無則有時而有既不能必其有無則以不知告之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乘去聲

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為賦春秋傳所謂悉索

敝賦是也左傳襄公八年悉索敝賦以討于蔡言子路之

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翼註又問及下兩何如俱是問其仁非問其才○語

類仲由可使治賦才也不知其仁以學言○按問答意俱主仁而言說箇才之可使正見仁之難知若重講上截輕

帶末句便似下面都引他問才了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邑長以千室之

邑言家臣以百乘之家言宰邑主治入宰家主治事俱就他藝上見得○語類問由求所以未仁如何曰只為他工夫未到所謂工夫者居敬窮理以脩身也由求只是這些工夫未到此田地不若顏子夫子所以知其未仁若能主敬以窮理工夫到此則德性常用物欲不行而仁流行矣○問聖人稱由可治賦求可為宰後來求為季氏聚斂由不得其死聖人容有不能盡知者曰大約也只稱其才堪如此未論到心德處看不知其仁之語裏面却煞有說話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東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

仁也朝音潮

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魯人○按赤不在言語之科

從其平日嫻於禮樂自能不亢不卑從容應對○語類問孔子門之學莫大於為仁武伯見三子皆孔門高弟故問之對曰三子之才雖各能辦事但不知故許其才不許其仁曰然聖人須見得他有駁雜處若是不就這裏做工夫便待做得事業來終是麓率非聖賢氣象若有些子偏駁便不是全體○勿軒熊氏曰此與後篇由可使有勇求可使足民赤願為小相章互見兵財禮樂乃國之太政而三子之才皆足以當之見聖門有用之學然治事之才易見本心之德難全故夫子皆不許其仁○義府仁道至大至精勇者不得而措其力藝者不得而用其才善說詞者不得而施其辯當時皆不識仁故因武伯之問而皆以不知答之此章問答重仁上與其才正是與其仁也○述朱仁與才有相粘說者有各開看者如仁者必有勇有德者必有言此由本可以信末若周公之多才多藝莫非仁德所兼而三子則才是才非以仁而兼才也如勇者不必有仁

有言者不必有德此由未不足以信本若衛仲叔圉等各有所長用之各當猶足免喪小人且然况於三子仁即不足才自可用也愚按此章對三子說自合重仁對武伯說三可使儘見三子才堪世用語意甚明○或問治賦為宰與賓客言皆有國家者所不可少之事雖當隆盛之世仕天子之朝亦豈能一無事於此而直以從容諷議為高哉元祐議論意趣多類此所以墮於一偏之見既不足以救當時之弊而又反啓後來之禍也按此則朱子亦非將對付武伯之意一概抹却但位置輕重間須還本分耳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女音汝

愈勝也語類問回賜孰愈一段大率比較人物必稱量其斤兩之相上下者如子貢在聖門其德行蓋在冉閔之下然聖人却以之較顏子豈以其識敏悟雖所行不逮而所見亦可幾及與曰然聖人之道太段用敏悟曉得人方擔荷得去如子貢雖所行未實然他却極是曉得擔荷得去使其見處更長一格則所行自然又進一步聖

門自顏曾而下便須遜子貢如冉閔非無德行然終是曉不甚得擔荷聖人之道不去所以孔子愛呼子貢而與之語○存疑夫子此問不是尋常乃是深屬意子貢處蓋顏子在聖門是第一箇人聖人把子貢來與他較量使他自看此豈是當開正以顏子望之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胡氏曰十者數之終以其究極之所至而言

彼此二者一之對以其顏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悅告往知來是其驗矣

明睿所照子貢推測而知此兩句當玩味見得優劣處顏子是真箇見得徹頭徹尾子貢只是暗度想像恰似將一物來比並相似只能聞一知二顏子雖是資質純粹亦得學力所以見得道理分明

○明睿所照如箇明鏡在此物

來畢照推測而知如將些子火光逐些子照去追尋○問子貢推測而知亦是格物窮理否曰然若不格物窮理則推測甚底○紹聞編聖人全體渾然一切道理俱平鋪在要用即用故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顏子體段已具其於道理平鋪處未得如聖人要用即用自然流出然胸中直是灑然如光風霽月於凡私吝蔽礙處直是打疊得淨聖人一點他便即始見終直是傾腸倒肚一切都了子貢聰明亞於顏子聞得一件直是理會得這一件透又能透過那一件所謂觸類而長也顏子即始見終雖有間然只此地位已儘高慶源輔氏曰聞一知十不是聞一件限定知十件只是知得周徧始終無遺聞一知二亦不是聞一件限定知二件只是知得通達無所執泥知得周徧始終無遺故無所不悅知得通達無所執泥故告往知來按子貢下箇知十知二字面只極形何敢望回之意自泥看不得○說統何敢望回四字要看出子貢奮發鼓動處便是進步語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以不暇，又問其與
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
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貢平
日以已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喻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
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旣然之，又重許之。語類：凡人有
不能自知，雖知亦不肯屈服。而子貢自屈於顏子，可謂高
明。夫子所以與其弗如之說。○慶源輔氏曰：自屈生於自
知。自知之明，則不容於不自屈也。且自知之明，則不安於
已知，不難於自屈，則不畫於已至此。夫子所以許之。○紹
聞編：子貢方人，夫子嘗謂我則不暇。今以此章觀之，儘曾
向裏用心來，故能道出自家實地位。明於自知，而又不難
於自屈，故夫子喜而與之。○輯語：聖人進人，只在當下鞭
策，如與點悅開皆是。自知自屈，只此是吾與女處。由此可

至無弗如。止好言。外推一步帶說耳。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
二而已也。

○宰子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子

與何誅。朽許久反，朽音汙，與平聲，下同。

晝寢，謂當晝而寐，朽腐也。雕刻畫也。朽，鏽也。言其志氣昏

惰，教無所施也。新安陳氏曰：志謂心志，氣謂血氣。志先惰，
氣隨而昏，則教無施處。如朽木糞牆，雕畫

之工無施力處也。○覺軒蔡氏曰：學者誠能立志以自強，
則氣亦從之，不至於昏惰。何有於晝寢？故學莫先於立志。

○論語述人之精神振奮，則日新頽惰，則朽敗。人之
氣志清明，則靈通污濁，則閤塞。故有朽木糞土之喻。與語

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子與改是行去聲

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子之事而改此失亦

以重警之也慶源輔氏曰宰予以言語稱於聖門而孟子

病其愚對社則失其義至此晝寢而夫子深責之且自言

於子之事而改此失則能言而行不逮可見矣蒙引宰

予能言其平日所言必皆志學勤篤之事今也晝寢則是

行之不逮處故夫子既責其昏惰復以其行不捨言者并

責之集解改此失是始疎畧而今詳審非始忠厚而胡

今刻核也然亦夫子設此以警學者不得竟以為誠然胡

氏曰子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按上節是大聲疾呼次節乃微

言喚醒再着子曰字見夫子丁寧反覆

片婆心正書法之妙不必疑以為衍文

○范氏曰君子

之於學惟日孜孜斃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

棄孰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氣居然

而倦是宴安之氣勝傲戒之志惰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

懈惰荒寧為懼勤勵不息自強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

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

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慶源輔氏

曰玩理以

養心則志不昏以志而帥氣則氣不惰志不昏氣不惰則

有受教之地而聖人之教可得而施朽木不可雕糞土之

牆不可朽正以喻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耳聽言觀行聖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子曰枨也慾焉得剛焉於

剛堅強不屈之意按剛是純乎義理不屈是不可屈撓最

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申枨弟子姓名魯慾多嗜

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為剛矣語類剛是堅強不屈之意便

底人故夫子以為未見或人不知剛之義夫子以為枨也

慾焉得剛慾與剛正相反最怕有慾○問剛有那勇猛底

意思曰剛與勇有別觀六言六蔽處自見按剛以體言勇

以用言○問慾欲何分別曰無心欲字虛有心慾字實二

字亦通用○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精義伊川

則不剛至大至剛之氣在養之可以至焉范氏曰剛者天

德惟無慾乃能之神龍惟有慾是以人得求其慾而制之

亦得而食之聖人無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

故天下萬物莫能易也

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

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不屈於名勢則屈於貨色

謝氏元本尚有此四語按此正就慾字中種類周悉言之

故下復申之曰要之有意則有慾有慾則不剛或以為不

徒是不屈於慾者非也宜夫子之未見也枨之慾不可知其為人得

非悻悻自好者乎故或者疑以為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為

慾爾語類慾與剛正相反若耳之欲聲目之欲色之類皆

以申枨為剛必是外面悻悻自好聖人觀人直從裏面看

出見得他中無所主只是色莊要人道好便是慾了安得

為剛○上蔡此處說得好為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

之下今人才要貪這一件物事便被這物事壓得頭低了

申枨想只是箇悻悻自好底人故當時以為剛然不知悻

悻自好只是客氣如此便有意氣加人之意只此便是

公冶長

敦復堂

怨。○問剛與悻悻何異。曰：剛者外面退然自守，而中不詘於怨。所以為剛。悻悻者外面有嘔強之貌，便是有計較。勝於怨之意。此便是怨也。○人之資質千條萬別，只要學問。學問進而見理明，自是勝得他。若是不學問，只隨那資質去，便自是屈於怨。蓋學問則持守其本領，擴充其識見，所以能勝得他。而不為所屈也。此人之所貴者，惟學而已矣。○輯語：夫子突然一慨，必有指歸。而茫然難測，所以來或人之對。或人舉棧亦必其氣象有似乎剛，所謂怨有難識者。故夫子辨之若粗淺嗜慾，或人豈冒昧至此。故謝氏下悻悻自好，此即為怨。亦此意也。怨之非剛，固是就棧而論。未可以盡夫子未見之意。要之大義亦不外是。得或人一舉，似界限已自分明耳。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

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故夫子以為非子貢所及。

只有箇恕字，要充擴此心，漸漸勉力，做向前去，如今便說欲無加諸人，無者自然而然。此等地位是本體明淨發處，盡是不忍之心，不待勉強，乃仁者之事。子貢遠作此言，故夫子謂非爾所及。言不可躡等。○不欲為所不當為，這箇心都無了，是甚地位。未到這地位，便自要擔當了，便不去做工夫。聖人所以答他時，且要他退一步做工夫，只這不自覺，察便是病痛。○任翼聖曰：聖門諸賢無不求仁，子貢爾時必是用能近取譬工夫。當日月至焉之候，忽然見萬物一體景象，故出以相贊。但他見到他作夸大自張，輕脫至未是久安，故子曰非爾所及。若認他作夸大自張，輕脫自許，直將仁字種子，非絕矣。○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

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怨也。怨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

分曉說得如此明白所以分潛室陳氏曰據此一章只有愚謂無者自然而然而勿者禁

止之謂此所以為仁恕之別勿無二字分別乃是記者當

下識得於辭氣之間孔門言語一似法律讀者當如法家一字不可取次過了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

可得而聞也

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蔡氏曰謂之德則

則自有不容揜謂之威儀文辭皆是則夫子之粲然有文蔚然有章者舉凡動靜語默莫非妙道精義隨寓發著自

無隱乎爾也○按威儀夫子以身教文辭夫子以言教皆所謂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性者人所受

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語類天理自然之本

體所謂繼之者善也即天理之流行者也性者着人而行之○天道流行是一條長連底人便在此天道之中各得

一截子乾之元亨利貞天道也人得之則為仁義禮智之性又曰自性與天道言之則天道以天運而言自聖人之

於天道言之則天道又却以性分而言這物事各有箇頓放處○王氏曰此理在天未賦於物故曰天道此理具於

人心未應於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

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

教不躐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語類問夫子

人威儀言辭皆德之著見於外者學者所共聞也至於性

與天道乃是此理之精微蓋性者是人所受於天有許多

道理為心之體者也天道者謂自然之本體所以流行而

付與萬物人物得之以為性者也聖人不可以驟語學者故

學者不得而聞然子貢却說得性與天道如此分明必是

子貢可以語此故夫子從而告之曰看得平正又浹洽○

問性與天道亦只是說五常人固自有者何故不可得聞
 且就他威儀文辭處學去這般道理自是未消得理會
 方始得聞若未行得淺近者便知那高深作甚麼教聖人
 只管說這般話亦無意思天地造化陰陽五行之運若只
 管說要如何聖人於易方略說到這處子罕言利與命與
 仁只看這處便見得聖人罕言說及此○問子貢是因文
 章悟性天道抑後來聞孔子說耶曰是後來聞孔子說曰
 文章亦性天道之流行發見處曰固亦是發見處然他當
 初只是理會文章後來是聞孔子說性與天道今不可硬
 做是因文章得然孔子這般也罕說如一陰一陽之謂道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因繫易方說此○問性與天道
 子貢始得聞而歎美之舊時說性與天道便在這文章裏
 文章處即是性道曰此學禪者之說若如此孟子不用說
 性善易中也不須說陰陽不測之謂神這道理也着知子
 貢當初未知得到這裏方始得聞耳○問先生不取謝氏
 說只理會文章則性天道在其間曰也是性天道只在文

章中然聖人教人也不恁地子貢當時不曾恁地說如天
 命之道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便是性與天
 道只是不迎頭便恁地說○子貢性與天道之歎見得聖
 門之教不躐等又見其言及此實有不可以耳聞而得之
 者○精義伊川曰性與天道非自得之則不知故曰不可
 得而聞橫渠曰子貢謂夫子所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
 既云夫子之言則是固常語之矣聖門學者以仁為己任
 不以苟知為得必以了悟為聞因有是說又曰耳不可以
 聞道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子貢以為不聞是耳之聞未可
 以為聞也○吾氏曰吾無隱乎爾與人為善也教不躐等非
 隱也未可也性與天道非不言也弟子亦自有所不聞愚
 按一貫章曾子唯而門人問何謂即此數條公案然夫子
 當日特呼參而語之則仍是教不躐等雖言亦自與門人
 無與也可見○程子曰此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
 註義之允

言也

紹聞編聖人文章固無非性與天道之發見流行然
 其教人則不躐等看此章且須就此章語意參會文

章性道子貢原作兩件說明是說有聞於夫子之至論何嘗說從文章得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范

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為弗及也故著之若

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語類可見古人為己之實處子路

之飲食有珍羞異饌須是吃得盡方好吃不盡又增加亦

徒然子路不急於聞而急於行今人惟恐不聞既聞得寫

在冊子上便了不去行處着工夫○紹聞編看此三句只

要得子路聞善勇於必行底心事只此便是吾人百世之

師不可旁撫仕衛等事來議子路朱子看書最忌旁入汎

意○輯語此記者空中設撰形容不是子路果有未行亦

不是子路絕無未行只在聞之後行未盡之前此間自然

有趕不完來不送時候皆是子路視為未能行時候一種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

問是以謂之文也好去聲

孔文子衛大夫名圉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

下問故諡法有以勤學好問為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圉

得諡為文以此而已或問先王之制諡以尊名節以一惠

一以為諡而不盡舉其餘也以是推之則其為人或不

無善惡之雜者獨舉其善而遺其惡是亦諡法之所許也

蓋聖人忠孝之意所以為其子孫之地與銘器者稱美而

不稱惡同旨惟其無善之可稱而純於惡焉則名之曰幽

厲有不能已耳○語類問孔文子敏而好學與顏子之好

學如何曰文子與顏子所以不同者自是顏子所好之學

不同不干以能問於不能事使文子以能問於不能亦只是文子之學。○條辨衛使文子治賓客則其能通典故而詞章博洽可知意其所謂學問者不過如此。○愚按就他學問上亦自有一種風流文采與世間俗吏趾高氣傲者自殊未句是以。○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字只須如此看。

之疾通於初妻之娣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姑事載左傳其為人如

此而謚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

能如此亦足以為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語類問孔文子

如此不好便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濟得甚事而聖人取之何也曰古人謚法甚寬所謂節以一惠言只有一善亦取之節者節畧而取其一善也孔文子固是不好只節此一惠則敏學下問亦是他的好處。○周禮謚只有二十八字如

文字文王謚曰文周公亦謚曰文今孔文子亦謚為文不成說孔文子與文王一般蓋人有善多者則摘其尤一字為謚亦有只有一善則取一善為謚而隱其他惡者如孔文子事是也。○文集此章固以論謚而發然人有一善之可稱聖人亦必取之此天地之量也。○更記謚法解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車服者位之章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由於己名出於人經天緯地文道德博聞文勤學好問文慈惠愛民文愍民惠禮文錫民爵位文。○語類伊川謂倫理明順曰文此言甚好。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慶源輔氏曰首篇釋恭為莊敬此又釋為謙遜者恭敬謙遜皆禮之端緣此文有事上也敬故以謙遜釋恭謹恪釋敬蓋謙遜乃恭之實而於行

詩言集言不義進修 卷五 公治長 課本

已為切謹恪乃敬之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

實而於事上為宜也

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

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師都建旗縣鄙建旄當時鄭國多疆

族分食都鄙必多借修故子產限之使城郭車旗章服各

有尊卑也上下有服者謂使貴賤衣冠各有等級不得踰

後當時鄭國衣冠踰制者藏而不取故有取我衣冠而

褚之之誦田有封洫者封疆溝洫此水陸之路所以限井

田之界當時井田制壞漸有開阡陌相侵越兼井之患故

使民封土為疆通水為洫以正經界復田制一時使民力

為之故有作封洫之譏有取我田疇而伍之之謗廬井有

伍蓋五家為伍使之相親相愛鄉田同井使之相友相助

而其中間有罪奇邪則相及慶賞則相共以此節觀之子

產治國之才非常世所可及惟夫子斷之明而集註取得

其要○紹聞編夫子此四語盡却子產之為人春秋時各

卿惟子產氣象最近道真西山嘗詳論之曰子產以鄭簡

公十二年為卿明年得政歷定公獻公聲公凡四十餘年

方其始也內則有諸大夫之爭權互相誅殺外則晉楚之

兵無歲不至城下國之危且弱幾不可為矣子產從容回

斡者皆有次第其於內也務息諸大夫之爭而去其尤不

治以失其機有勸懲之公而無忿疾之過故自子南逐子

皙死以宗太姓弭然聽順無復有梗其政者其於外也事

大國以禮而不苟苟然聽順無復有梗其政者其於外也事

能以弱為強考其所為惟作邱甲鑄刑書見譏當世而鄭

鮮不合於理者然大人格心之業則未之聞焉至於用人

各以所長蓋得聖門所謂器使之道春秋卿大夫未有能

及之者按西山以正已格君謀國用人四事考論歷代輔

相之事業故其論子產者如此子產若律以聖賢正已格

而首以道固有所未盡然夫子許以有禮而與君子之道者四

然自放者異矣觀其不毀身必其言曰所善者吾則行之

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藹然君子反躬虛已受言納

怨不聞作威以防怨斯言也藹然君子反躬虛已受言納

俞吾集注本義進修 卷五 公治長 三 敦復堂

善之心也。則其行已之恭可知。此一句是為人根本。當時諸人俱緣此處有虧。故做出事業不能光明俊偉。子產惟是此處服得人。故於事上使下皆克行其志也。次便說箇事上之敬。欲子產能格君心之非。如文王之為臣止於敬。回不能然。即其歷事四君四十餘年。終始一節。夷險一心。謀國盡其誠。身任社稷之安危。而不為私計。則其事上也。真可謂能敬而與公子季友之徒。雖能暫定魯國之難。而公不勝私。終啓私家強盛之禍者。異矣。養民惠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終是惠勝。故夫子稱之曰。惠人也。又曰。古之遺愛也。蓋其資性既溫良愷悌。而其政亦以惠利愛人為主。多所補濟。使民間富實安樂。如漢循吏。猶其遺意。使民義與惠字相對。其養民則惠。其使民則義。有惠而無義。則是姑息。子產有斷制之意。朱子謂就都鄙有章。處看見得義字。在子產上。不在民上。有章是有章程。法有服。是貴賤衣冠各有制度。賈誼所謂欲定經制。便是亦欲理會這事。而未能也。子產當時亦未能以先王之道教養其民。故夫子僅稱之如此。然此處只取其長。不可將他短處夾說。或謂子產莫短於才。否。朱子曰。子產政事儘做得好。不

專愛人。做得不是。他須以法治之。孟子所言惠而不知為政。偶一事如此耳。記謂子產猶衆人之母。能食之而不能教也。蘇氏謂此言未得子產之實。蓋子產雖未能興先王之教。然亦有禮法。以將其愛。不可謂全無教也。○輯語子產之惠。義因養使而分。其實精神作用盡在義。○吳氏曰。一邊而其義行處。純是惠。故夫子他日曰。惠人。○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是也。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為善。精義。范氏曰。久而能敬。所以有常而不厭也。上交不諂。下交不瀆。有諂有瀆。則非敬也。若平仲足以敦復堂

為法矣。楊氏曰：交之道久而益親，則翫習而敬弛焉。人之常情也。故以久而敬之為善。或問：蓋久而其敬不衰耳，非久而加敬也。○勉齋黃氏曰：朋友倫之一，可不敬乎。攝以威儀相勸以善，一有不敬，則失朋友之道矣。惟其久而敬也，則愈久而愈親。拍肩執袂，以為氣合。酒食游戲相徵，逐以為生死不相背負。未有能全交者也。夫子在齊與平仲處，善交友，道盡於此矣。○葉氏少蘊曰：夫子在齊與平仲處者八年，故知其如此。○集解：交以敬為貴，敬以久為難。蓋久則狎心生，狎則不敬。久或厭心起，厭則不敬。交之所以不善也。敬字義兼內外，而其本在內。方不入機權作用，及世故周旋。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稅，何如其知也。

稅章悅反，知去聲。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居猶藏也。蔡，大龜也。節，柱頭斗拱也。藻，水草名。稅，梁上短柱也。蓋為藏龜之室，而刻山

於節，畫藻於稅也。當時以文仲為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誦瀆鬼神如此，安得為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卽此事也。

語類：卜筮之事，聖人固欲使民信之。然藏龜之地，須自心。一向倒在卜筮上，了如何得為知。古說：多道他僭。某以為若令尹子文、陳文子數段曰：此是聖人微顯闡幽處，惟文子似是非，故聖人便分明說出來。要人理會得，如文仲在當時，既歿，其言立人，皆說是非常底人。聖人直是見他，不是處。○山節藻稅，恐只是華飾，不見得其制度如何。如龜禮家乃因此立說。○集解：一藏龜之室，而華飾若此，卽此刻意誦瀆，是何等昏愚。更不須說到希福免禍，徒以冥冥之故，猶曰：人之稱斯知。○張子曰：山節藻稅，為藏龜之室也。其謂之何語，甚嚴切。

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知宜矣左傳文公三年大事於太廟躋僖公逆祀也仲尼曰

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語類古人卜筮之事固有之但一向靠那上去便是無意智了如祀爰居是見一鳥飛來便去祀他豈是有意智看他三不智皆是瀆鬼神之事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

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

知焉得仁知如字焉於虔反

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鬬名穀於菟事載左傳其

為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

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

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許

其忠而未許其仁也語類問令尹子文之忠若其果無私

固是然不消泥他事上說須看他三仕三已還是當否以舊政告新令尹又須看他告得是否只緣他太體既不是了故其小節有不足取如管仲之三歸反坫聖人却與其仁之功以其立義正也故管仲是天下之大義子文是一人之私行耳。問子文之事集註言未知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故聖人但以忠許之竊詳子文告新令尹一節若言徒知有君而不知有天子徒知有國而不知有天。下推之固見其不皆出於天理也至於三仕無喜三已無愠分明全無私欲先生何以識破他有私處曰也不曾便識破但是夫子既不許之以仁必是三仕三已之間猶或有未善也。潛室陳氏曰爵祿國家爵祿不可認為已有而妄生喜愠政事國家政事不可認為已能而自新舊

皆忠也。按未知是未知其心焉得仁是言其事之不得為仁當合內外註參看。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

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

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乘去聲

崔子齊大夫名棼齊君莊公名光事載左傳陳文子亦齊大夫

名須無十乘四十四也仁山金氏曰四馬共駕一車因以

甸出車一乘則十乘乃十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可謂清

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

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

清而不許其仁語類問子文文子一節曰今人有些小利

無喜愠有此小所長便不肯輕以告人而子文乃盡以舊

政告之新尹此豈是容易底事今人有一毫係累便脫洒

不得而文子有馬十乘乃棄之如敝屣然亦豈是易事後

人因孔子不許他以此便以二子之事為未足道此却不

可須當思二子所為如此高絕而聖人不許之以仁者因

如何未足以盡仁就此處子細看便得二子不可易及

而仁之體段實是如何切不可容易看又曰某註中亦說

得甚平聖人之語本自渾然不當搜索他後手今若有箇

人三仕三已無喜愠也是箇甚麼樣人這箇強不得若強

得一番無喜愠第二番定是動了又如馬十乘也是箇

巨室有力量人家誰肯棄而違之文子却脫然掉了去也

自是箇好人更有多少入拚捨去不得底所以聖人亦許

其忠與清只說未知焉得仁聖人語本自渾然兼也未消

與棄而違之為非仁也。這要在心上求。又曰欲論仁如何，只將一兩件事便識得此人破，須是盡見得他表裏方識得。○愚聞之師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述朱以心之全體，不言以逐事逐節言，則曰當理無私論語論仁要不出此八字。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真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遂以小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
語類當理而無私心，二子各得其私而於事則未盡善。文子潔身去亂，其事善矣，然未能保其心之無私也。仁須表裏心事一。中理乃可言。聖人辭不迫切，只言未知如何得仁，則二子之未仁自可見。按此條以心無私事當理分屬二子，此困勉錄之說所由本也。然語類小註曰：此說可疑，當是朱子未定之論。觀註後借王猾夏云云，則二子事皆不當於理，心更不能無私矣。

問集註論忠清與本文意似不同。曰：二子忠清而未盡當理，故止可謂之忠清，而未得為仁。此是就其事實上着實研究出來，若不如此，即不知忠清與仁有何分別。按此與前云這要在心上求當合看。讀者於此更以

上章不知其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并與三仁夷齊之事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為義可識矣。精義問子文之忠，文子之清，使

聖人為之是仁否。伊川曰：不然。聖人為之亦只是清忠也。又問子文忠矣，孔子不許其仁，何也。曰：此只是忠不可謂之仁。若比干之忠，見得時便是仁也。按此二條可以識仁與忠清之二而一，又可以見忠清與仁之一而二。○語類問子文之忠，文子之清，聖人只是就其一節可取如仁，却是全體，所以不許他。曰：也。恁地說不得，如三仁聖人也，只是就他一節上說，畢竟一事做得是時，自可以見其全體。古人謂觀鳳一羽，足以知其五色之全，備如三仁之事，皆不可見。聖人許之，必是有以見得他透徹。若二子之事，今皆可考，其病敗亦可見，以表証裏，則其裏可知矣。又曰：子

文之忠。文子之清。只就二子事上說。若比于伯夷之忠清。是就心上說。若論心時。比于伯夷。已是仁人。即無讓國諫紂之事。亦是仁人。蓋二子忠清。原自仁中出。若子文。文子。夫子。當時只見此兩件事。是忠與清。不知其如何得仁也。○涂潛生曰。忠者未必仁也。而仁者未必不忠。清者未必仁也。而仁者未必不清。忠與清皆仁中之事。心能全此。仁則忠清。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楚。所謀者無非僭王在其中。

狷夏之事。文子之仕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焉。則其不仁亦可見矣。

是仁否。曰。若此。却是以事上論。曰。註中何故引此。曰。但見其病耳。○新安陳氏曰。論至此。則其事不當理。而心之私可見矣。夫子只言未知焉。得仁而朱子直斷其為不仁。蓋本章外。究竟到底之斷案也。○或問。子文之質。近於好仁者。文子之質。近於惡不仁者。而其事皆卓然非常人所能及也。子張之行。有難能者。故疑以為仁。而問之。而孔子則復反於齊焉。則其不仁亦可見矣。

以為是亦忠清而已。至於仁則未。知其何以得之也。蓋仁者心之德。而天之理也。自非至誠盡性。通貫全體。如天地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少間息。不足以名之。今子文仕於魯。其執其政柄。至於再三。既不能革。其僭王之號。又不能止。其猶夏之心。至於滅。既不能正。君以禦亂。又不能為罪。文子立於淫亂之朝。既不能正。君以禦亂。又不能事而潔身。至於篡弑之禍。已作。又不能還。復與亂臣共事。此伯以討其賊。去國三年。又無故而自還。復與亂臣共事。此二人者。平日之所為。止於如此。其不得為仁也。明矣。若據子張之問。就其一節而論之。則子文三仕。未知其所以行者。何說。三已。未知其所以止者。何為。告新令尹。則又未。知所以言者。何事。而所謂無喜愠者。又特不見於色而已。亦安知其心之果無喜愠耶。至於文子。則其去國之時。未。知其果能脫然而無所累於心耶。抑其恐畏躁迫。特出於不得已。而有所未忘懷也。是又皆未足以見其有合於仁者之意。則指其事實而言之。不過命之以忠清。而無以加矣。若之。何可輕以仁許之耶。然聖人之言。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雖不輕許。而亦不輕絕也。學者因其言。而反以求。

之則於仁之理與人之所以得是名者庶幾其可默識乎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三去聲

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晉而求

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

左傳文公六年文子聘於晉求遭喪之禮以行曰豫備不虞古之善教也杜註聞晉侯病故既而晉襄公果卒斯語辭程子曰為惡之人未嘗

知有思有思則為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

反感矣故夫子譏之

語類思之有未得者須着子細去思到思而得之這方是一思雖見得已

是又須平心更着思一遍如此則無不當者矣若更過思則如秤子稱物相似推來推去輕重却轉不定了凡事固是着審細才審一番又審一番這道理是非已自分曉少問才去計較利害千思百算不能得了少問都滾得下

齊沒理會了又曰天下事那裏被你算得盡才計較利害莫道三思雖百思也只不濟事如今人須要計較到有利無害處所以人欲只管熾義理只管滅橫渠說聖人不教人避凶而趨吉只教人以正信勝之此可破世俗之論○多思大率流而入私意底多雖此是聖人就季文子身上說然而聖人之言自渾厚占得地位濶再斯可矣是常法大槩當如此潛室陳氏曰若為學之道則不厭思此只為應事言之○精義謝氏曰天下事有是非君子不能無擇也是以再思以為可也徐思之有未可焉則止以為不可也徐思之有可焉則行此之謂再思或問謝氏之說善矣然亦有所未盡若因其說而益之曰擇於可否之間始以為可也徐思之而果不可焉則止行有不可焉則止始以為不可也徐思之而果不可焉則止○愚按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宣公篡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為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感之驗

與或問天下之事以義理斷之則是非當否再思而已審
 以私意揣之則利害得失萬變而無窮思止於再者欲
 人之以義制事而不汨於利害之私也且以文子言之其
 每事三思如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可謂審矣然宣公
 弑立則為之如齊納賂而請會及公薨未葬則又背之而
 逐其所任之臣豈非思之過而反牽於計較之私與○
 語類三思是亂了是非天下事是非自會分明若只管思
 量利害便紛紛襍襍不能得了且如只是思量好事若思
 得紛襍雖未必皆邪已自不正大漸漸便入邪僻况初來
 原頭自有些子私意不○仁山金氏曰文子縱襄仲殺嫡
 立庶於是矚宜公之短黜莒僕之賞以奪其權賂齊侯之
 會以固已位其後宜公患其專與公孫歸父謀去之宜公
 薨季文子惡歸父而恨宜公又假立
 庶之罪而逐之始終無非私意矣
 是以君子務窮理而
 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為尚
 雙峯饒氏曰窮理是思以前事
 明則是非判斷果則從違決若不明
 不決而徒多思則愈思而愈惑矣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

不可及也知去聲

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

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

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

所處皆知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而能卒保其身以

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楚成王

績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初晉侯將伐曹假道於衛衛

弗許晉伐衛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

故出其君以說於晉衛侯聞楚敗出居襄牛以避晉遂奔

楚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於王

敦復堂

庭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
 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
 人盟於宿濮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辨守門以為使也與
 之乘而入公子猷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
 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猷犬
 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冬會於温討不服也衛侯與
 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太士衛侯不勝
 殺士榮則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晉人執衛侯歸之京
 師實諸深室甯子職納棗醴焉元咺歸於衛立公子瑕僖
 公三十年夏晉侯使欒荅衛侯甯俞貨鑿使薄其醜魯
 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秋乃釋衛侯
 ○語類武子不可不謂知但其知時人可得而及○邦有
 道安分做去故無事可稱邦無道則全身退聽非難人皆
 能如此惟其不全身退聽却似愚然又事事處置得去且
 不自表著其能此所以謂其愚不可及也○武子當文公
 有道之時不得作為然他亦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
 至成公無道失國若知巧之士必且去深僻處隱避不肯
 出來武子竭力其間至誠懇惻不避艱險却能擺脫禍患

卒得兩全非他能沈晦何以致此若比以智自免之士武
 子却似箇愚底人但其愚得來好若使別人處之縱免禍
 患不失於此則失於彼此武子之愚所以不可及○愚有
 兩節有一般愚而冒昧向前底少間都做壞了事如甯武
 子雖似冒昧向前不露圭角只狎狎做將去○程子曰邦
 然少間事又都做得了此其愚不可及也

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于

是也語類甯武子當成公出奔時然會經營着力來愚只

是沉晦不認為已功故不可及○問甯武子之愚曰
 愚非愚魯之謂但是有才不自暴露觀衛侯為晉文公所
 執他委曲調護此豈愚者所能為故文公以為忠而免之
 忠豈愚之謂當亂世而能如此此其所以免禍也○問所
 謂沉晦以免患者似與先生意異曰武子不避艱險以濟
 其君愚也然卒能全其身者知也若當時不能沉晦以自
 處則為人所害矣尚何君之能濟哉故當時稱知又稱其
 愚必又曰比于諫而死看來似不會愚底人然他於義却
 不當愚只得如此此處又與武子不同○愚按沉晦之說
 敦復堂

須融入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內方越見得保身濟君元是
 至性中作用不入機權若脫却內註本義講沉晦免患恐
 非聖人嘉歎甯武之意故程子又云亦有不當愚者比干
 是也正為後人欲借沉晦避患偷安者塞斷後路然非正
 指不必夾入○本章知愚二字原即就俗論看出可及不
 可及亦即指與此一輩人故註中愚字只對針智巧之士
 所深避不肯為相形而見其本義自須重盡心竭力不避
 艱險力據上游然保身濟君却正是盡心竭力中事內註
 必下并根究分明而外註復引程子之說以足其意語類
 諸條可覆按也講家或專主上截於義殊欠完備但不宜
 如蒙引以盡心竭力為愚以保身
 濟君為不可及斯為不揣其本耳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

以裁之與平聲 斐音匪

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紹聞編孔子凡

女樂自魯適衛自衛適陳過匡見圍一適宋遭桓司馬欲
 殺之去適陳一衛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在陳有絕糧之厄
 明年自衛反魯此言蓋發於三在陳之時明年即歸魯自是孔子不復出矣
 吾黨小子指門人

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畧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

成就有可觀者語類問所謂文是文辭抑指事理言之耶

也又問狂簡既志大而畧於事又却如何得所謂成章
 曰隨他所見所習有倫有序有首有尾也便是異端雖與
 聖人之道不同然做得成就底亦皆隨他所為有倫序有
 首尾可觀○大率孔門弟子隨其資質各能成就如子路
 之勇真箇成一箇勇冉求之藝真箇成一箇藝德行言語
 之科皆然一齊被他做得成就了○紹聞編成章要就狂
 簡裏面骨子上看志意高是慕箇甚麼不屑細小是其大
 者安在黃鵠一舉知山川之紆曲再舉見天地之員方彼
 視世間利欲直是超然故曰斐然成章
 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

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為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故欲歸而裁之也。語類問子在陳一章看得夫子行道之心。切於傳道之心。曰也不消如此說。且如而今人做事。還是做目前事。還是做後面事。蓋道行於時。自然傳於後。然行之於時。而傳之於後。則傳之尤廣也。或曰。如今日無非堯舜禹湯之道。曰正此謂也。○問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此蓋夫子歷聘諸國。見當時不能行其道。故欲歸而傳之。門人狂簡者。立高遠之志。但過高而忽畧。恐流於異端。故孔子思歸。將以裁正之也。曰孟子謂不忘其初。便是只管一向過高了。又曰不裁之。則無所收斂。而流入於異端。大率異端皆是。避世高尚底人。○子在陳當時從行者。朝夕有商量。無可憂者。但留在魯國之人。惟其狂簡。故各自成章。有頭有尾。不知裁度。若異端邪說釋老之

學莫不自成一家。此最害義。○成章是做得成片。一段有文理。可觀。蓋他狂也是做得箇狂。底人成不是做得一上。又放掉了。猶也是他做得。猶底成不是今日。猶明日。又不猶也。只恐過了。所以欲裁之。若是半青半黃。不至成就。却如何。裁得。○問何故。只是思狂士。不說。猶者。曰狂底却有箇軀殼。可以鞭策。猶者。只是自守得些便道。是了。所謂言必信。行必果者。是也。○問裁之為義。如物之不正。須裁割於正也。曰自是如此。○或問裁謂裁其性行之過。又曰孟子所謂進取。即此所謂斐然成章者也。所謂不忘其初。即此所謂不知所以裁之意。自在言外。○說統所以二字。是聖人欲歸而裁之。意。○微菴程氏曰。狂簡志大而畧於事宜。其道密微。處當味。○徽菴程氏曰。狂簡志大而畧於事宜。其梗槩疏率。乃能斐然成章者。蓋其稟氣英明。賦質堅勁。雖致廣大。而不屑於精微。然其規模之廣大。實非卑下者所能攀。雖極高明。而不屑於中庸。然其志趣之高明。實非凡者所能企也。其立心制行。豈不斐然可觀。但各矜所自得。非得聖人以裁之。則廣大雖可觀。而精微有未究。高明雖可喜。而中庸有未協。且有琴張曾皙牧皮之夷。考其行

而不掩焉者矣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

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

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

不甚怨之也語類此與顏子不遷怒意思相似蓋人之有

其惡便自無可惡者今人見人有惡便惡之固是然那人

既改其惡又從而追惡之此便是因人一事之惡而遂惡

其人却不是惡其惡也又曰此與不遷怒一般其所惡者

因其人之可惡而惡之而所惡不在我及其能改又只見

他善處不見他惡處○昨日為善今日為惡則惡之而不

好矣昨日為惡今日為善則好之而不惡矣皆非為其人

也聖人大率如此但伯夷平日以隘聞故特明之○文集

舊惡是他人前白之過如其冠不正之類前日雖望望然

去之然今日正冠而來則取其改過而不念前日之惡矣

○紹聞編君子至公不為遠怨而并其所當惡者而不惡

但不念舊惡則怨是用希耳方其惡之也固不能必其無

怨及其既改而不念舊惡也則無怨矣其怨者只是至愚

無識不能改過者耳○愚按惟其惡甚嚴故其人能改

即止朱子所謂惡其惡非惡其人即就惡惡之時斷定非

必至其人能改而始知其不念舊惡也註中宜若然其一

轉只是旁人看得如是因此怨是用希若就聖人本量看

合下便自直截分明非但不為遠怨而然并亦不自知○

其為不念舊惡若稍作周拆去聖人胸次何啻千里○

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精義伊川曰伯夷之清若

負石赴河乃已然却為他不念舊惡氣象甚宏○紹聞編

程子清者之量此語最有味不念舊惡此東齊清者之量

不以三公易其介此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類

這箇也只是恰好只是當然聖賢之心皆是如此○紹聞編此見一子之心只見義理無人我偏繫之私故朱子謂要見得他胸中都是義理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醢焉乞諸其鄰而與之西呼醢

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醢醋也人來乞時其家無

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徇物掠美市

恩不得為直也或問醢非難得之物或乞於我而我無之

患其不得哉設其有急難之用而不知可得之處則告之

可也求之而不得焉則往助其求可也今微生高之乞諸

鄰也必不告以求者之意其與之也必不告以得之之所

其掠美行私左右異態如此善夫沂國王文正公之言曰

恩欲已出怨使誰當至哉斯言其亦異乎微生之用心矣

○語類問或朋友間急求覓一物自家若無與他去鄰家

覓之却分明說與可否曰這箇便是自家要做一面人情

蓋謂是我為你乞得○只自看如今人來乞些醢亦是閑

底事只是與他說自家無鄰人有之這是多少正大有何

不可須要自家取來却做自底與之是甚氣象這本心是

如何○慶源輔氏曰平心順理以應物則為直若有一毫

計較作為則不得為直知乞醢以應人之求為不直則知

所以為直矣○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為大范氏曰是

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

取予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

可不謹也語類問微生高不過是曲意徇物掠美市恩而

察見心術不是曰所謂曲意徇物掠美市恩其用心要作

甚○問看孔子說微生高一章雖一事之微亦可見王霸

心術之異處一便見得皞皞氣象一便見得驩虞氣象曰

是此模樣。范氏曰：害其所，所以養心者，不在於大。此語尤痛切。○說統古來，只為周旋世故，念頭壞了，多少人品，如微生乞醢一事，何等委曲方便，却只是第二箇念頭，便非當下本念。故夫子有感於其事而歎之，不重在譏微生，指點要人，不向轉念去也。下章巧言，匿怨兩段，亦只為加了一分周旋意思。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

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足將樹反

足過也。語類：足去聲，讀求足平，恭也是加添之意。蓋能恭則禮已止矣。若又去上面加添些子，求足乎恭，便是私欲也。所謂足者，謂本當如此，却我以為未足而添足之，故謂之足。若本當如此，而但如此，則自是足了。不是足，凡制字如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語類問左

此類者，皆有兩義。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語類問左古之聞人，則左傳非其所作，曰：丘明所恥如此。左傳必非其所作。○或問先友鄧著作氏姓書曰：此人蓋左丘姓，而

明各傳春秋者乃左氏耳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也。左丘明

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

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精義：范氏曰：

恭者外為諂也，匿怨而友其人者，內為詐也。言已與丘明同，所以顯丘明而率其不能者也。夫惟外不為諂，內不為詐，則不愧於天，不作於人矣。○語類：巧言令色足恭，與匿怨皆不誠實者也。人而不誠實，何所不至，所以可恥與。上文乞醢之義相似。○問：巧言令色足恭，是既失本心而外為諂媚，底人記此二事相連，若是微生高之心，弄來弄去，便做得這般可恥事出來。○集解：人生自有真面目，真肺腸，其發於言，徵於色，見於禮貌，各有當然之則，不容偽為。巧令足恭，致飾於外，要人道好，不必說到乞醢，即此詞色與之友，此則誠心直道也。匿怨友，人胸藏其怨，陽與之親。

不必論到報復。即一應酬交接。都非本念。兩種情事。雖別。要皆立心不直。只此便已可恥。本文疊下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文繁不殺。痛與若輩點醒他羞惡之心。若說向邪佞奸險。轉涉深文。不足以發其愧汗。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

盍音合

盍何不也。精義謝氏曰。門弟子所存。夫子蓋得於眉睫之間。不待問而可知。今於由與回而問之。非問之蓋教之也。欲省其切問近思者如何。二人者於此安知不由是大有以啟迪其心與。○語類須要知他未言時如何。所謂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條辨這志字各就現成地位。隱微中念慮專切者而言。愚按與知爾章發問。意微別。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做之而無憾

衣去聲

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壞也。憾恨也。語類問這是子路做工夫處。曰這也不是他做

工夫亦是。他心裏自見得。故願欲如此。然必有別做工夫處。若依如此做工夫。木良麓了。又問此却見他心曰。固是此見得他心之恢廣。磨去那私意。然也。只去得那麓底私意。如顏子却是磨去那近裏底了。然皆是對物我而言。○今學者只從子路比上去。不見子路地位煞高。是上面有顏子底一層。見子路低了。更有夫子一層。又見顏子低了。學者望子路地位如何。會做得他底。他這氣象煞大。不如是何以爲聖門高弟。○叔器曰。子路但及朋友不及他人。所以較小。曰以朋友有通財之義。故如此說。那行道之人。不成就無故解衣之。但所以較淺小者。他能舍得車馬輕裘。未必能舍得勞善。有善未伐。有勞未必不施。若能退後省察。則亦深密。向前推廣。則亦濶大。范益之云。顏子就是就義理上做工夫。顏子自是深潛縝密。較別子路是有些戰國俠士氣象。學者亦須如子路恁地。割捨得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若今人恁地。瞻前顧後。如何做得事成。恁地莫道做好人不成。便做惡人。也不成。先生至此聲極洪。○問有人於此與朋友共實無所憾。但貧乏不能復有所

置於所蔽未能忘情則如之何曰雖無憾於朋友而眷眷不能忘情於已蔽之物亦非賢達之心也按此必到得做之無憾方是真能與朋友共非兩層○集解車裘與共低一格便是俠士之輕財高一格又是蒙莊之達觀與聖賢求仁強恕之學均無當也須知子路所云本與顏淵夫子之志是一線上事但有廣狹安勉之異耳○朱子云子路是就意氣上做工夫又有狹安勉之異耳○朱子云子路畧有相似耳同一解推在俠士為好施在聖賢為公物子路重友輕物原從義理上起見其胸次光明則意氣都成義理此須在其心體上辨別○西山真氏曰聖門學者誠實端慤言者即其所行行者即其所言苟躬行有一毫未斷不敢輕以自許子路為人勇於為善而篤於朋友故所願如此蓋私之一字乃人心之深害私苟未忘雖於骨肉親戚之間尚不能無彼此物我之分况朋友乎子路之言雖只及朋友然觀其用心公無私可見矣顏淵之志又大於子路蓋視己之善如未善視己之勞若初無勞觀其用心雖至堯舜地位亦歉然常若不足子路所謂車裘與共特顏子善中之一善耳夫子之言志又大於顏淵蓋二

子猶未免於用意若聖人則如天地然○元之氣運於上而天地之間無一物不得其所不待物物着力然後能之又非二子所及然今學者且當從子路學起必如子路之忘私然後方可進步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

伐是也語類問善與勞如何分別曰善是自家所有之善勞是自家做出來底無伐善是不矜己能無施勞

是不矜己功○顏子之志不以己之長方人之短不以己之能愧人之不能是與物共○蒙引顏子之所以無伐善無施勞者蓋有以見夫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其善與勞都是盡其在己者本無足驕於人也按解此自與謙虛謹厚意別○語類古人揀已偏重處去克治子路是

去得箇吝字顏子是去得箇驕字○子路必待有車馬輕裘方與物共若無此物又作麼生顏子便將那好底物事與人共之只就日用間無非是與人共之事又曰就顏子

與

敦復堂

上看便見得雖有車裘共敝之善。既不伐不施。却不當事。不用如子路樣着力去做。○子路所言。只為對着一箇。不與朋友共敝之。而有憾在。顏子所言。只為對着一箇。善施勞在。非如孔子之言。皆是循其理之當然。初無待乎有所懲創也。子路之志。譬如一病人之。最重者。當其既甦。則曰吾當謹其飲食起居也。顏子之志。亦如病之。差輕者。及其既甦。則曰吾當謹其動靜語默也。夫飲食起居動靜。語默之知所謹。蓋由不知謹者為之對也。曾不若一人。素能謹護調攝。渾然無病。問其所為。則不過曰。饑則食而渴則飲也。此二子之所以異於聖人也。又曰。彼云願則猶有未能盡脫然底意思。又如病起時。說願得不病。便是曾病來。然二子如此說時。便是去得此病了。但尚未能如夫子自然而已。如夫子則曠然如太空。更無或曰勞勞事也。勞些滯礙其所志。但如此耳。更不消着力。

事非已所欲。故亦不施之於人。亦通。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

語類問孔

三者莫是朋友。則是其等輩。老者只是上一等人。少者則是下一等人。此三者足以該盡天下之人。否曰。然。○問。老安少懷。恐其間多有節目。今只統而言之。恐流於兼愛。曰。此是大槩規模。未說到節目也。○蒙引。孔子此志。在一國則行於一家。在一國則行於天下。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語類恭父謂兩說只一意。先生曰。語意向背自不同。賀孫云。若作安老者。說方是。做去老者。安我。說則是自然如此了。曰。然。○勉齋黃氏曰。集註前說是作用。後說是效驗。後說與緩斯來。動斯和意思。相類。自是聖人地位。但前說却有仁心自然物各付物之意。有天地發生氣象。况顏子子路皆是就作用上說。故前。○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又說為勝。

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爾。

語類問才與物共便是仁然有小大之別子路求仁者也
 顏子不違仁者也孔子安仁者也求仁者是有志於此理
 故其氣象高遠可以入道然猶自車馬輕裘上做工夫顏
 子則就性分上做工夫能不私其已可謂仁矣然未免於
 有意只是不違仁氣象若孔子則不言而行不為而成渾
 然天理流行而不見其迹此安仁者也曰說得也穩大凡
 人有已則有私子路願車馬輕裘與朋友共其志可謂高
 遠然猶未離這軀殼裏顏子不伐其善不張大其功則高
 於子路然願無伐善無施勞便是猶有此心但願無之而
 已是一半出於軀殼裏孔子則離乎軀殼不知那箇是已
 那箇是物凡學此而已又曰子路是不以外物累其心
 方剝得外面一重簾皮子去顏子却又高一等便是又剝
 得一重細底皮去猶在軀殼裏若聖人則超然與天地
 同體矣○問小大之差曰這道理只為人都不見得全體所
 以都自狹小了聖人如何得恁地大人都不見得全體所
 之隔而物我判為二○問子路方有與物共之志故曰求
 仁曰然又曰子路顏子皆是將已與物對說子路便是箇
 舍已忘私底意思今若守定他這說曰此便是求仁不成

子路每日都無事只是如此當時只因子路偶然如此說
 出故顏子孔子各就上面說去其意思各自不同使子路
 若別說出一般事則顏子孔子又自就他那一般事上說
 然意思却只如此輯語申之曰此條最講得高而盡雖程
 子皆歸之仁然在仁字中也只說得一宗就一宗上一路
 說去有多少層級在各人工夫見地到這裏火候氣象自
 不可強到得盡處原無別事○子路有濟人利物之心顏
 子有平物我之心夫子有萬物得其所之心○問顏季皆
 是願夫子則無願字曰夫子也是願又曰子路底
 收斂也可以到顏子顏子底純熟可以到夫子

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也

語類問子路之志豈可以勢利拘之曰能輕已之所有以
 與人共勢利之人豈肯如此子路志願正學者事○或問
 以子路為亞於浴沂者取其胸次洒落無所係累於物而
 言耳謝氏每稱子路揀難割捨底要不做便不做以為真
 百世之師者豈顏子不自私已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
 其有見於此與顏子不自私已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

施勞。語類問此四句恐是互舉曰他先作勞事之勞說所以有那知同於人一句某後來作功勞之勞皆只是不自矜之意愚按以功勞言與知同於人正自貼切蓋有功未有不及人者顏子知同於人此其所以不自張大也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為也今夫羈勒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勒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勒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語類天下事合德地處便是自然之

理聖人順之而巳安老懷少信朋友皆是他自帶得此理來聖人爲之初無形迹子路顏淵便先有自身了方做去

○季安溪曰聖賢相隔分量只在三無字三之字上分別自覺有憾之意而能到無憾處自覺有伐施之根而到無伐施處便是賢人地位無私之至純乎天理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而無所容心焉則非聖人不能與於斯矣以此意

看程朱之說才得分明愚按以三之字與三無字對照聖賢分量只在有意無意之間故學者須識得聖賢氣象亦未嘗不自理會文字中出先觀二字之言後觀聖人之言但不宜徒作文字理會耳

分明天地氣象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語類要看聖賢氣象則甚且如看子路氣象見其象見其無伐善無施勞如此則胸中鄙吝消了幾多看顏子氣象此一事誰人胸中無雖顏子亦只願無則其胸中亦尚多之聖人氣象雖非常人所能然其如天底氣象亦須知常以是涵養於胸中又云亦須看子路所以不及顏子處顏子所以不及聖人處吾所以不及賢者處却好做工夫。○輯語看聖人三語渾純一箇仁字當時只說得切至平實未嘗有自然付物意思而由其言窺之則天地堯舜功用氣象如是此所以爲聖人之言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

厚齋馮氏曰不曰不見而曰未見不敢絕

天下於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

勉齋黃氏曰自訟而見於言不若不

言而自責於心之深切慶源輔氏曰誠意所蓄根深力固最是改過之幾才說出來意思便消散了。人有過

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為尤鮮。能內自訟

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

其警學者深矣。

精義伊川曰夫人能自知其過者鮮矣。然知過非難也。能自訟之為難。自訟不置能

無改乎。○語類問程子曰自訟不置能無改乎。又曰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常留在心胸為悔。今有學者幸知

自訟矣。心胸之悔又若何而能不留也。曰改。下便無悔。○譬如人爭訟一訟未決必至於再。必至於三。必至於勝。而

後已有過則亦必當攻責不已。必至於改而後已。○南軒張氏曰能見其過而內自訟則懲創之深省察之力其必

能舍舊而新是圖。若是則於進德也執禦。○疏意訟者如

冤家相見更不由躲避。又如兩造相質盡發其罪狀。又如

老吏斷獄務推勘到底不徒曰訟而曰自訟無所徵發而

獨自痛懲不待曉告而獨自悔治也不徒自訟而曰內自

訟不靠口頭說話來辯折不靠外面意氣來振刷只就心

中下念獨知處默默根究分明不留餘隙也。○四書通訟

者欲勝人內自訟則能勝已。○或問小註此非絕望之辭

止深望人改過之意也。三句須一氣讀下令人惕然深省

方得聖人慨歎之情。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字屬上句好去聲

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

語類問此是表裏粹然好底資

質曰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

是。○公冶長 三 敦復堂

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為聖人不學則不免為鄉人

而已可不勉哉。或問小註此設辭以勉人好學之意美質

易得而好學者鮮正欲其勉於好學而勿負此美質也。新安陳氏曰忠信之質聖人與人同耳好學之至則充極

此美質而為聖人不好學所以孤負此美質而不免為鄉

人美質之不可恃而學力所當勉如此。說統大意只是

勉人以學將自已做箇樣子忠信或主美質說或主真心

說好學或指培養說或指擴充說自不礙按有真心者

正是質美處。翼註好學要根忠信來學非他不過充此

忠信而已如聖人吾不得見章有恒者不二其心便是忠

信聖人至誠無息便是充此忠信。集解如字只當似字

看如不如非較量語乃指點語微微拈出好學本懷正是

現身說法集註生知字為夫子補出全身在

夫子口中却只是說忠信不得闡入生知

